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18

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设计研究

——以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进行系统化设计整合为例

岳子辉¹ 吴楚君¹

(1.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00)

摘要: 传统村落是一种文化景观, 作为历史承载者、见证者。体现着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重价值。大别山红色村落作为中国革命历史“活化石”, 生态农业景观的“桥头堡”, 承载着独特的红色基因与生态价值。生态农业景观是红色村落的表现部分, 革命文物保护依托着红色村落的呈现。对大别山红色村落进行景观设计对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生态博物馆理念下为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协同发展实现了一种四位一体的整合策略: “空间—功能—产业—治理”。使得古香村落、红色文化、绿意生态深度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关键词: 生态博物馆; 红色村落; 景观设计; 革命文物保护

1. 生态博物馆理念

1.1 生态博物馆理念及特征

生态博物馆不是一个划定明确边界的空间保护范围, 而是一个“生长着的”村庄聚落, 具有生长的边^[1]。1981年, 法国政府颁布了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 即“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 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 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 伴随着人们的参与, 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 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 以展现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2]。勒内·里瓦德提出的生态博物馆较于传统博物馆的特征“传统博物馆=建筑+收藏+专家+观众, 生态博物馆=地域+传统+记忆+居民传统博物馆”^[3]。此外, 生态博物馆强调横向的文化创新, 纵向的动态保护。文化遗产及大别山红色资源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进。因此, 本文以大别山为例, 引入“生态博物馆”理念为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优化提出设计建议, 使之在时代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2 生态博物馆理念与村落景观的关联性

生态博物馆的景观构成为三种因素: 变化得少而慢的固定特征景观因素、迅速且容易改变的半固定特征景观因素及场所的使用者或居民的行动动态的非固定特征因素。在空间维度上, 固定景观要素承载着红色文化记忆, 为此构建空间基底。在功能维度上, 半固定要素具有动态叙事功能, 为此激发空间活力。在产业维度上, 非固定要素具有活态传承价值, 为此延伸“生长”特质。在治理维度上, 采取跨要素协同。为此驱动自然共生。以此在保护传统村落自然生态环境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发展的现存问题, 探索一条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的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协同发展的新路径。现将大别山农村地区革命文物的分门别类。

按时间分布分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战争旧址、史迹及活动遗址为主, 文物数量最多且类型丰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以革命先驱故居与早期活动遗址为主, 虽文物数量较少但具有开创性意义。社会主义时期文物以纪念性设施为主, 承载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功能。三类文物共同构建了从革命萌芽到建设发展的完整历

作者简介: 岳子辉(2004—), 男, 学生, 环境艺术设计

吴楚君(1991—),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现代艺术创作, 文化遗产转化,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

通讯作者: 岳子辉

史链条。

按空间分布分类。大别山革命文物呈现“核心集聚、边缘分散”特征。核心区域集中了80%以上文物。边缘区域虽缺乏省级以上名录文物,但仍保留地方性革命遗迹,体现红色文化渗透的广泛性。这种分布格局既凸显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也揭示红色基因在基层社会的深层延续。

按文物类型分类。不可移动文物包括纪念设施类及故居旧址类,其构成红色文化的物质空间载体;可移动文物包括实物类与档案类,保存革命活动的直接物证。二者共同强化历史真实性,且构建了“静态遗址+动态展陈”的立体叙事体系。

按保护级别与功能价值分类。从保护级别看,文物分为国家、省市级及地方性遗址,反映保护力度的梯次差异。按功能价值则分为军事活动类,则记录具体革命实践;教育宣传类,则传播红色文化知识;精神象征类。则凝聚集体记忆与信仰。构建三位一体的价值传承网络:从实践到教育再到传承。

2. 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困境

本文基于生态博物馆、红色村落生态景观设计等理论。进行查阅文献、实地走访、线上线下调研,分析得出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困境。

2.1 空间维度矛盾

一方面,红绿资源协调性欠缺。大别山红色遗产布局在鄂豫皖区域内各点较分散且区域间整体性不够紧密,与生态景观较为割裂。如驻马店市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大的场馆,与周边的梯田、茶园等生态农业未能形成良性互动、融合构成配套景观。导致“红”肥“绿”瘦的困境。如遂平县嵯峨山风景区,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在早期开发过程中只重视自然景观的打造。却忽视了周边的红色元素。呈现“绿”肥“红”瘦的局面。

另一方面,文化风貌失序性显著。红色村落景观缺乏红色文化主题引导,从而出现新旧建筑、红绿标识、隐显场景三组矛盾。如在信阳市的郝堂村,在新旧改造中,该村落不仅注重老房子的肌理,也创造性地利用徽派建筑的韵律,但缺少自己的一些内涵与特色;在村落的宣传栏上红色标语墙与农药广告牌并存;革命旧址周边也存在缺乏较为完整的导视牌。

2.2 功能维度矛盾

红色展馆功能性单一,缺乏多种模态嵌入。如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金寨红军广场仅仅以图文展板、文物陈列柜等静态方式展示。缺少以互动装置、交互设置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方式;红色村落复合性薄弱、景观周边缺乏连续性景观叙事、红色村落与生态农业景观尚未形成“红色教育+农事体验”的复合空间。如红安县七里坪长胜街革命遗址以水泥路将其与外围农田进行硬质隔离。从而导致垂直、边际空间的浪费;且红色景观空窗期较长。农作物景观会受四季更替的影响。当某个农作物过了最佳观赏期,季节流量将会受到一定的失衡。如云南罗平螺蛳田最著名油菜花拍摄点牛街。最佳花期在冬春季节,可过了最佳赏花期,游客人数将会大打折扣。

2.3 产业维度矛盾

红色产业连结性脱节,产业业态创新性滞后。大多红色村落中建筑采用围墙式保护,与周边生态农业区存在较大的缓冲隔离带,断裂了游客流动线,难以带动游客在周边农业区消费。其次,农产品附加值较低,未能形成红色品牌与“茶、菌、药、桑等作物的特色IP。另外,在红绿旅游路线上缺乏统一性和联动性。且“红绿”旅游资源创建品牌意识不足,包装传统,缺乏新意。此外,夜间经济载体缺失,夜游未能利用民俗、节庆等搭建沉浸式场景体验,游客难以身临其境。文化娱乐消费场景单一化,缺少“农业+”多元化的服务。

2.4 治理维度矛盾

在治理方面也存在空巢化的困境,形成老人守村,儿童留守、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村庄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乡土文化传承断层的局面。村民的文化素质和自我管理的水平较低,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还不够强。另外,村名在有些建设意见中未能与企业达成一致,导致多元的矛盾产生。此外,文化叙事体系碎片化。因各省保护等级的差异,红色村落景观标识会不一致。影响整体的营造效果。如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红军长征小道”遗址标识系统不连贯,弱化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整体性表达。

3. 大别山红色村落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策略

3.1 整体性下空间维度融合策略

整体性在红色村落中的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相较于传统博物馆中,生态博物馆重视红色村落中与自然生态环境、革命文物文化等各个方面,将红色村落作为有机整体加以保护。

一是红绿资源空间协同发展。将各个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由点到体的进行连结,设置核心区、过渡区、拓展区。核心区利用场景复原设计以活化革命遗址集群。如以“急行军路线”为原型,利用虚拟投影技术为媒介,以设计曲折陡峭的石板路、重现历史场景。过渡区设置革命标语艺术装置以活化边界空间。拓展区将农业景观符号化进行生产性景观创新。如图一所示。如安徽金寨县红军广场形成“红绿交融”的线性空间。其以革命烈士纪念塔为

核心,整合周边红军纪念馆、洪学智将军纪念碑等红色遗址,结合梅山水库生态景观。且广场周边修复梯田茶园,设计“红军挑粮小道”体验步道,串联历史场景与茶园采摘体验。亦可将茶田修剪为五角星造型,或将废弃粮仓改造为“红色记忆瞭望塔”,顶部设置观景台兼做烽火台意象。



图一: 红绿资源空间协同发展 (作者自绘)

二是生态农业景观与红色文化标识建设。将红色文化资源景观建筑进行改造,外立面可植入红星镂空、革命标语浮雕等符号,如金寨县推广“红军被服厂”风格民宿,保留传统夯土工艺,室内展示纺车、木犁等非遗农具。除此,提炼革命文物语言标识结合数字技术打造全域标识系统。界点设置以“大别山红绿融合发展示范区”为主题雕塑,融入麦穗、红星元素。节点设置以“红军菜园”为内容的解说装置,并嵌入垦荒历史影像的二维码链接,实现“扫码溯源+革命故事”的沉浸式体验。

3.2 开放性下功能维度复合策略

红色村落生态农业景观空间的特征是开放性,生态博物馆是面向所有人并为其提供活态展示,利用多种功能对其进行动态的保护与更新。

一是对红色场馆多层次功能升级。打破单一化、碎片化的传统模式,提升游客多维度感官体验。深化静态展示功能,以文本+色彩+字刻+图形+符号等多种模态交融。引入动态展示功能,以元宇宙、VR、AR等技术改变单一展陈模式,依托互联网+新媒体信息平台,创设“云展厅”“红色剧场”等场景,着力提升红色旅游景观多样性水平^[4]。如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复原“黄麻起义”战场,开发VR农具交互设施,游客可体验红军自制纺车、木犁等生产工具。



图二、三: “溪” “崖”的垂直空间与边缘空间 (作者自绘)

二是将生态廊道进行串联,打造整体性兼具艺术性的景观廊道。构建“革命遗址-生态农田-传统村落”三位一体景观廊道。如在红安县七里坪革命遗址群与周边茶园间植入红旅绿道,采用本土韵味的石质铺装,两侧种植映山红、油茶等红色主题植物,形成生态景观与革命文化的纵向空间。亦可打造红星雨水花园。收集雨水的下沉式绿地,中心嵌入红色雕塑,生态与文化协调共生。另外,充分利用“溪”“崖”的垂直空间与边缘空间。形成本土植被矩阵。如划分“象征革命植物性的松柏记忆林”、“具有当地特色的功能性作物生产田”、“净化水系的芦苇溪边缓冲带”。在悬崖边设置红色观景台,既能保护地质结构,又提供红色历史眺望视角。如图二、三所示。

三是对景观功能方面的四季激活。打造四时景观。根据其气候条件、土壤结构,对其进行有观赏价值的轮种。打造以红军垦荒为主题的花田。以茶叶为例,“茶叶+茯苓+杜鹃花”、“茶叶+金银花”、“茶叶+油菜+向日葵”等多种模式。亦可在轮作中进行套作。如桂花、月季、荞麦、苕子、紫云英等绿肥作物。另外,依托

随季节更替种植的作物以及大地肌理,发掘不同季节独特的魅力,塑造其多维空间、多向功能。如开展二十四节气以及春夏秋冬不同主题活动^[5],突破空窗期瓶颈。如广西龙胜龙脊梯田随着季节更替,呈现出四时各异的景象^[6]。在冬季淡季,亦可利用梯田休耕期种植彩色麦冬构成红色图案,配套温室红色农耕体验馆开展“红米饭南瓜汤”等特色活动。

3.3 活态性下产业维度联动策略

活态性是指生态博物馆理念下将文化的保护场所由特定的空间环境延展到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当中,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自我生长,不断延续。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红色村落的保护与更新需要适度发展第三产业来带动村民的积极性^[7]。

一是从革命文物“事件性”属性出发,全面挖掘历史痕迹,明晰革命事件、革命人物、事件载体,探究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8]。构建红色村落地域性 IP 符号。以生态农业景观为媒介,以革命文物保护为基点。寻找红色特色旅游路线,带动生态农业景观的发展。打造“红军粮”区域品牌体系。开发红色资源,走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之路,以突出红色品牌的效应拓展绿色可再生资源产品的销路^[9]。如打造“红田米”“星火粟”“赤豆营”等子品牌,形成品牌矩阵,如图四所示。除此,对革命文物符号进行提炼与转化。如推出“将军果·初心礼盒”,外包装模仿军用挎包造型,内附银杏叶书签,刻录许世友将军故居实景浮雕等文创产品。



图四: 红军茶叶包装设计 (作者自绘)

二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其赋能。充分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相结合展示农作物的生长过程,让游客在生态农业景观与革命文物中穿梭。如利用AR在麻城杜鹃花海景区开展“红色垦荒”项目。游客通过APP扫描景区标识,触发虚拟红军战士形象指引,完成“开荒播种、保卫粮仓、丰收运输”任务链。此外,探索多种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农业+”的服务。如提供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农产品加工体验、农业科普教育等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的途径,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旅游业、服务业等协同发展的多元化产业格局^[10]。如“穿红军装,种革命田”农耕体验活动,或开展亲子游戏——重走长征路系列活动,实现景观的“记忆再生”。另外,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作用。如寻找红色村落的传承人在其农地上直播,讲授红色故事,售卖农产品,提升农作物产品的附加值。

三是充分激发夜间经济。打造沉浸式场景体验设计,利用梯田高差构建三层环形观演台,灯光投影至底层水面展现“血战柳林”战役,中层模拟战场硝烟,顶层激光呈现“薪火相传”主题光影秀。在观众席配备振动传感器等互动装置,当在炮火场景时座椅同步震动,增强战场代入感。另外,进行主题民宿集群IP化改造,如“红二十五军宿营地”主题民宿,客房以“军部指挥室”“战士营房”等历史场景命名,庭院种植象征胜利的八月桂与隐喻热血的红枫,或设置“星火灶台”体验区,提供柴火饭制作教学。

3.4 多元性下治理维度协同策略

多元性,主要指生态博物馆理念下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保护理念,强调村民参与决定社区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专家对生态博物馆保护发展提供建议和技术支持、政府对相关工作的协调管理。苏东海先生认为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核心是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保护文化遗产,并且是由文化的主人自觉主动地进行保护^[11]。

一是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造血机制,一方面构建“红绿融合”产业链,生态农业延伸链。百业兴盛,交通先行。推进交通路网的升级与通信网络的覆盖。统筹建设核心景观,完善其公共服务设施。在生态农业园、红色景区开发多样化,如VR导览员、农耕研学导师等岗位。另一方面,开展代际协作模式:组织“银发导师+青年创客”结对计划,老人传授革命故事与农耕经验,青年负责产品设计、市场推广,形成文化传承与商业转化的闭环。

二是鼓励村民积极参与革命文物的保护。在红色村落生态农业景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引导村

民在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让村民担任某些具体的职务,在此过程中村民会有自我归属感。另一方面,建设教育中心,培育在地村民,开展乡土文化保护、旅游开发等培训,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参与能力,让村民在规划、设计、实施全过程的决策有一定的参与权。或邀请文化学者、社会组织或专业调解团队,平衡政府、企业与村民的利益诉求,推动共识形成。确保其原汁原味的表达。

三是跨区域进行统筹规划。建立省际协调机制,鄂豫皖三省联合制定其统一保护等级与标识标准。并整合文化资源,以“红军长征小道”为核心轴线,串联三省相关遗址,形成主题化、连贯的叙事网络。再设计统一视觉系统,采用标准化的标识牌、解说词和数字导览系统,强化文化整体性。并构建全域文化叙事体系,可分级保护与展示,根据遗址重要性划分核心区、延展区,明确各区域叙事重点,如军事路线、军民故事。数字化整合资源:开发线上平台(如“大别山红色文化云”),集成三省遗址数据、历史影像,提供虚拟漫游服务。最后,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鼓励企业通过“文化+旅游”模式投资,形成保护与开发的可持续循环。

4. 结语

随着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不断推进,以村落或者社区为博物馆的活态保护模式逐渐成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设计研究对其以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系统化设计整合至关重要。本文运用生态博物馆中的固定、半固定、非固定特征景观因素分析其大别山红色村落发展的困境,结合生态博物馆整体性、开放性、活化性、多元性的理念,探讨四个维度下“生态博物馆”理念在红色村落保护与更新设计中的可行性。以此促进乡村、文化双重振兴。担负起新时代新使命。

参考文献

- [1] 陈朔,王小如.基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村落景观规划——以泽雅传统造纸生态博物馆为例[J].规划师,2014,241-245.
- [2] 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J].中国博物馆,2011,(Z1):15-23.
- [3] 余压芳.生态博物馆理论在景观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D].东南大学,2006.
- [4] 黄细嘉,龚志强.红色旅游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的构想及其意义——以江西为例[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2007,(06):58-64.
- [5] 倪超琦,张怡倩,陈楚文.景观感知对游客重游乡村精品线意愿的影响[J].风景园林,2023,30(05):100-107.
- [6] 韦妮妮.景观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探究——以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为例[J].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2019,(03):73-78.
- [7] 刘婕.“生态博物馆”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设计[D].苏州大学,2023.DOI:10.27351/d.cnki.gszzhu.2023.
- [8] 张陆青,张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策略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4,(04):48-54.
- [9] 方思迷.基于红绿资源视角的大别山乡村振兴规划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3.
- [10] 盛丽.基于农业景观的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模式与优化策略[J].农村科学实验,2024,(19):12-14.
- [11] 王璟.生态博物馆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镇的规划策略研究[D].重庆大学,2021.DOI:10.27670/d.cnki.gcqdu.2021.00296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red villages in Dabie Mountain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museumold)

Yue Zihui¹, Wu Chujun¹

¹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Hubei, 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 kind of cultural landscape, as historical bearers and witnesses. It embodies multiple values such as economy, history, and culture. As a "living fossil"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a "bridgehead"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he red village of Dabie Mountain carries unique red genes and ecological values.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manifestation part of the red village, and the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relies 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d village.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red village in Dabie Mountain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museum, a four-in-one integration strategy is realized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space-function-industry-governance". It makes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red culture and green ecology a reality.

Keywords: eco-museum; Red Village; landscape design;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Ecological agriculture